

台灣島嶼青春百年三部曲之二

# 短歌行

男聲之都

鍾文音

這不是我的家族故事，這只是一些人的故事，與際遇碎片....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靈倏忽，棄我遐遷。

靡瞻靡恃，泣涕漣漣。呦呦遊鹿，草草鳴甕。

翩翩飛鳥，挾子巢枝。我獨孤榮，懷此百離。

## 序曲：出草尋魂 且歌且行

這裡有許多人已經走了，但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跨到另一個世界，已經走到下一世的舞台了。他們在等著被敘述，或自己敘述。書寫一旦完成，他們就會從遺忘的夢境尋找到出口，然後逃逸而出。

但首先跳出來的是阿祖，他說書寫並非是尋找正義的終點，但書寫確實是一種敘述，一種表達。

鍾小娜出生的那座祖厝早已傾倒了。荒地上漫生著野草，雜草在連續的大雨中釋放出一種有如動物的氣息。鍾小娜站在此地，她從母親艱難吐出自己肉身之處，此地有種隱隱的悲哀氣息，佇立久了，心頭有種說不出的傷痛。土地散發著陳年老書的那股霉味，紙頁彼此相偎的一種腐朽又甜美的氣息，是鍾小娜喜歡的氣味；這種腐朽又有點像奇異的老書皮味道，於她一點也不難聞。

只是聞到的她，突然在那一刻就老了。

那是一去不復返的味道。

島嶼的大雨就像歷史的複製，不斷地去而復返。

下了太久的大雨，讓土地有著一張老臉。

許多片斷，歷史幽魂常在雨夜飄來她的夢裡。

出草，西仔番西仔反囉！

村人躲西班牙西洋番，逃到雜草叢生野生山林，驚慌逃至野林卻遇到山番仔。一個嬰

孩不斷哭泣，唯恐形跡敗露，作父親的在集體目光噬殺下，就噙淚動手掐死了嬰孩，如此才能保住村人安全。

一些故事，一些傳說。

被出草的頭顱，懸掛屋簷下，相撞如風鈴。有人撫摸頭顱，如思念愛人。

這家族和他們當年口中的山蕃其實頗有淵源。

小娜喜愛從阿里山嫁來鍾家的美麗伯母，她的名字叫伊娜，或者她也喜歡當地叫呼頌的鄉長，她覺得這些名字實在太正點了。如果她是原住民，她絕對不取漢名呢。時隔多年，她沒想到電視星光大道出品了一位歌聲極美的原住民姑娘，姑娘竟和她同名，她每次聽見那個名字都會覺得有絲遺憾，心想她應該取回自己原住民的名字才夠屌啊，為什麼要放棄呢？她總覺得那些有著原住民或者邊疆名字的人都是勇猛的代表，都是蒼狼的後代，或者是獵人、巫師，生命總是充滿了故事性。她去西藏旅行時就給自己一個貝瑪央金的名字。她也曾央求大伯母為她取個原住民名字，大伯母只是笑著搖頭說，妳已經有中文又有英文名字了，哪需要那麼多名字。她說頭目都叫拉蘇阿雷、拉馬達仙仙....，真是酷。

小娜在八〇年代末期考上大學時，記得母親曾經說起阿太在臨終時重複說起阿祖臨終的話，要找到被出草的祖先頭顱。

她曾因此加入大學山上服務隊，私心地想尋找一顆被出草的祖上頭顱。大學男友問她，如何找？就是見到頭顱，也難分誰是誰呢。

她說，如果有心要找，祖先的靈自會指引。找到時，我們得用偷的才能拿走頭顱呢。

男友問：如果我在我們的快感時分將你出草呢？

那也許是最恐怖的痛快之最。她想起叔公生前曾經以講古方式告訴父親這群還是孩子們的阿部定事件，然後父親又告訴了她。那是轟動日本的阿部定，她把愛人的陽具因為愛欲太深而切割下來。

那是他們在系上看完大島渚電影（感官世界）後的對話。

這加深了她對頭顱的幽魅感。

自此她常夢見頭顱，看著頭顱很孤單，像燈籠地被掛在廊下，兩眼空洞，這失去愛人注目的頭顱，極其無奈地在濕氣的霧夜裡自我呢喃。

小娜哥哥其中有一人也成了到山林種樹的男人，也悄悄地尋找著失落的祖先頭顱，但這也許只是阿祖的夢幻遺言。

大學畢業，她去西藏旅行歸來後，曾去當時還叫做來來的大飯店裡見一個買賣古董商人。

買賣古董的商人說願意高價買下她手中的天靈蓋。古董商人不斷地來回撫摸著天靈蓋，他說極好的天靈蓋啊，這可以磨成岡巴拉法器。人的頭殼骨要製成天靈蓋，必須取自童男童女，或者法王。

她瞬間看見了幽靈。晚上到來，他們經過東本願寺。小娜說，這寺廟很美啊。四年級生的古董商人笑說，這裡以前可被稱為「閻羅殿」呢。小娜才明白，這裡就是五〇年代初被秘密處決的修羅煉獄，也許當時的行刑大隊正在處決一個戴金絲框眼鏡的男人。繼

續行至獅子林大廈，男人玩灌籃遊戲，她無聊地看著板上的數字跳動，偶爾也搶丟幾顆，但總是落空。這棟獅子林大廈與旁邊昔日的來來百貨，是童年她和母姨輩們常來之地，那時這一區象徵著閃亮的物質與逃逸的心。彼時他們完全不知道這裡就是阿公在台北的最後身影處。

他的魂一直沒有安息。

神收回賜予的時間。

亡魂沒有機會說出寬恕之語，後代也沒有權力說出，所能是修補。

她住在金華街，去台北郵局領掛號信。台北郵局圍牆一道邊界，不自由者與自由者的邊界。掛號信的信封上寫「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她聞到性與死亡的氣味。一個戴著細框眼鏡瘦削的斯文男子臉孔飛進了頭顱，她看見祖父的哥哥鍾聲的臉，叔公的臉。

她告訴紅頂商人，一個人怎麼死就可以看出這個人怎麼生。

紅頂商人笑著聽，看看錶，還有三十分鐘，他還有時間。妳說那我是怎麼生的？那我得先看見你的死，你的死會告訴我你的疾病，而疾病的背後往往都是慾望的結果。疾病史也是慾望史，我們的身體不過是個業報之身。

妳再講下去，我就陽痿了。紅頂商人開著玩笑。

一九八九，她前往絲絨革命的布拉格。當鍾聲的孫姪女小娜來到布拉格，親眼目睹了絲絨革命是如何誕生了一位詩人總統時，她的心情在沸騰的古都裡跟著十分澎湃。同年她在晚上步行夜霧瀰漫的馬克斯廣場時，她牢記著要靠右邊走才不會被射殺的好奇志忑。回國後，她無聊地跟著同學坐在中正紀年堂的野白合圖騰旁時，彼時她舉頭看著高高藍天，一朵遮陽的浮雲也沒有。瞬間她遙想起家鄉的溪水海水，一時之間她感到口渴異常。

這種口渴感就好像一九七五年，她被母親拖拉著小小的步伐前往弔唁偉人之死時的口渴是一樣的。

再等一下！等輪到我們拜拜完，再去喝水，母親說。

前方隊伍人影長長。

她以為她和母親是去拜拜，像是去朝天宮拜拜一般。

但這回拜拜回家卻沒有紅米龜，也沒有甜糯米糕可吃。

自此他們的家客廳多了一張偉人肖像。父母親吵架時，她會祈求偉人保佑他們不廝殺。父親賭輸錢時，她會祈求偉人讓父親贏些錢回家，保佑他千萬不要輸到當褲底。

很多年，她都不知道這牆上的偉人就是抓她爺爺和兩個叔公的一代偉人。

她見過大哥的卡其制縫著黑色的麻片，說是戴孝，還得跪在路邊迎靈。

她聽過阿嬤廖花葉嘮叨說，汝阿公死時，有的人不知情都還穿著花衣服呢，有的還在包尿布呢。

詠美嬭婆抱起小娜親了又親，還好妳不用去跪在地上。……這世界早反了。

詠美嬭婆坐在搖椅上，看著稻埕曬穀場今年終於有點收成了，她想這村莊多了些孩子奔跑真好啊。

鍾聲走了二十四年了。真係久啊，殺伊的人終於死了，詠美知道這一天終是會來的。  
「妳媽真是憨人，那時她還小，唉，笨人才去拜拜，看什麼偉人吶！」孀婆悄悄地在小娜的耳邊低語著。

鍾小娜的童年乳牙常被暴力的糖蛀得精光，貪吃西螺軟黏花生糖。

後代人的精神出口是直接轉化為吃，食物才是他們革命之所在。被俘虜的野性，到了小娜這一代他們早已成了不折不扣的逸樂份子----（豔歌行）。

2009年天主教會來台一百五十年了，鍾小娜看見這一百五十年是如何把原住民變成一個熱愛唱詩歌的族群，她曾見過祖祠裡有張曾祖父漁觀在天主教會接受聖餅的黑白模糊照片。

天主教會帶給此地許多年輕人對西方的莫名嚮往。

其中一個人是舒家的義孝。

這些年身為後輩的鍾小娜一直在西方世界流蕩，不知道是否是她舅舅的亡魂在她際遇的背後偷偷的欽點作祟使然，像是他要小娜替他完成未竟之旅似地一再推波助瀾引我上路。

小娜記得大舅舅喜歡西方事物，他信耶穌，他讀聖經，他寫詩，但他殺了人。

一個人一旦太年輕就殺了人，他就只能是壞人，他的身分就是殺人犯。

關於他和他背後的深淵，深淵地窖，囚室裡的他和他的女人所共有的只有絕望與黑暗。關於他，一切來得太早，也來得太遲。

當時極為崇洋的舅舅一心想去美國，結果卻先進了看守所。小娜一直到被大學室友叫妮娜小姐時，才見到了被兩蔣過世而大赦減刑出獄的大舅舅。國中時，她某回學校帶他們去參觀看守所時，她見到了高高的水泥牆上纏繞著鐵絲網，她且聽見了槍聲響，她曾試圖在一群穿著囚衣的光頭隊伍尋找長得像母親的男人。

小娜的母親是在插秧返家的那夜生下她，小娜的媽生怕婆婆給她的女兒取了個什麼鍾稻米或是鍾秧之類的名字，於是要她那算是飽讀詩書的大哥義孝為新生兒命名，義孝當時著迷於看地圖與閱讀西班牙艦隊的傳奇故事，就這樣妮娜之名來到了飛沙走石的南方旱地。（他那裡知道很多年後，西洋人會穿著脫鞋吃起薑母鴨、羊肉爐，堂堂來到偏遠小鎮在美語班裡教 abc，再也沒有小孩將 abc 唸成狗咬豬.....）

小娜母親曾和詠美孀婆聊天時問天主教和基督教到底有什麼不同款？

一個拜媽媽，一個拜爸爸。詠美簡單說。

小娜母親頓時明白地說，哦，一個是媽祖，一個是土地公。

小娜在旁聽了大笑，這就是她失學的上一代啊。卡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的失學者，正好是小娜母親這一代人，二〇年代末期和三〇年代中期出生者為主要文盲群，到現在還不會用機器卡片來領錢（螢幕上的字一個也不識得）。

得祭祀被古早番人出草的祖先，方終結了鍾家的苦難。鍾家最後一代的悲劇是土石流，親族輩把鍾家老厝的傾倒與鍾紹安之死歸於土石流。至於舒家三貴，也是魂歸洪流。

沒想到小娜遍尋不著的頭顱，卻在 2009 的山洪裡，沖出了所有的墳塚與沈湮物。其

中有一顆被出草的頭顱竟流到了鍾家祖祠而停止。

幾代冤魂終於超生。

鍾家進入興旺時期。

同時間，她的大表哥也就是舒霞的大兒子台生則捧著劉中校的骨灰回到湖南老家。

湖南中校迎娶阿霞曾讓整座村莊陷入激情又害怕莫名的奇特情緒。

回到湖南老家的台生在那一夜才見到父系的親戚，並在祖墳上放銃，已代表祭祀的鞭炮。

表哥台生有回偷偷告訴表妹小娜說，他見到父親的一幫兄弟，才知道父親原來娶的大媽生了好幾個小孩呢，小哥只比他大上兩歲，應該是父親離鄉前的最後一泡。什麼最後一泡？真難聽。小娜說。他們兩人在台北中山北路峰島咖啡喝著咖啡閒聊時，有幾個抗議的遊行隊伍正從中山北路行經而過。

解嚴了，大家都在抗爭遊行，什麼都可以走上街頭。台生說。

別岔題，你見到你小哥後發生什麼事？

果然是有新聞鼻的人。表哥台生笑說。

唉，還不是上床這件事。

什麼，你可以和男的，我怎麼沒聞到....？說著小娜還把鼻子移到桌的對岸，擤擤鼻似地嗅了過去。

唉，不是啦，是我和表嫂上了床。晚上，我那年輕的表嫂突然跑到我的床旁，什麼也沒說就準備寬衣躺在我旁邊，我忙說不行不行，在這裡不行，我們到別的地方吧。

晚上能去哪？

去遠處的麥草堆裡啊，星空高掛，暢快淋漓，我感覺我父親真的把我帶回他的家鄉了。

表嫂比台妞風騷？

也不是，反而有一種長年壓抑後忽然彈開的快感。

小娜無言地搖拌著咖啡，心想，這又是什麼樣的兩岸開放啊。但她那時還十分年輕可喜，對一切的道德都沒有設防與邊界，她只知道她將來會寫下這一切，且以她自己的寫法發聲。

幾年後，新政府成立，顏色改變，鍾家後代終於獲得了一筆金錢賠償，鍾小娜在中山北路「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大樓內排隊領著一筆沾過祖父輩血液的錢。

鍾小娜將補償金拿來付了一年的房租。等於她在台北的這一年房租祖父輩的苦難來承擔。

而那個台北租窩則將成了她的漂流豔窟。社會主義徹底消失，小娜這一代沒有主義，也許還有的是心中的正義。鍾小娜想，替先祖被出草的頭顱舉行超渡儀式後，一切的生活似乎都明亮了起來。若有遺憾就是她未能在父親鍾若隱生病前找到先祖出草頭顱，她在少女時代曾愚癡地想如果及時找到那顆頭顱，也許父親可以多點幸運，鍾家男丁可以結束青春時光「短」之咒。

不管如何，九〇年代進入的鍾小娜進入了個體的逸樂光陰，自此左派理想份子的後代到了九〇年代大舉豔幟，高唱明天會更好。

她沒料到是由她這個女眷主持祭祀，魂埋先祖頭顱，也湊齊了祖父輩被曝屍荒野的全身屍骨。

一場 2009 大洪水沖開了許多祖墳，一顆頭顱彷彿地下有知地滾到了鍾家祖祠前，正偏不倚地停在先祖鍾郎之後。

遍尋多年尋覓不得。

大水幫他們解了冤咒。也讓她終結了幾代未了之願。

下一代的月光族，草莓族，E 獸將快速掩埋這一切的存在，她感到心慌，於是寫下這一切。她知道這就是時間之流，誰也無法抗拒的時間長河將把所有的人生故事淘空.....但她只能上溯源頭，既歌且行。

鍾家修祖祠「昭德堂」，母系舒家「衍功派」卻在怪手中應聲倒塌了。

右拓印「謹言」，左拓印「慎行」

謹言慎行成了鍾家傳家之語，但鍾小娜卻忘了這句古德祖訓。

有時她想，沒關係吧，反正女流之輩也不被邀進祖祠芳流裡。

那麼應該更僭越一點才是，更野性一些才是。

於是她書寫-----以虛以實，以苦以樂，以台以中，以島嶼以大陸，以古典以當代，以死亡以新生，以章回以斷代.....